

搜狐原创
yc.sohu.com

她年轻，不甘平淡投商海；
她坚韧，乘风破浪展宏图。
她是女人，也曾为爱心软；
她是企业家，大智若愚笼人心。

破金

林居然◎著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掘金



林居然◎著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掘金/林居然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

2008.11

ISBN 978-7-5005-8754-5

I. 掘… II. 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59060号

责任编辑: 张从发

责任校对: 朱敏
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内文设计: 黄薇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

URL: <http://www.cfeph.cn>

E-mail: cfeph@cfeph.cn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政编码: 100036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-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: 027-88071749 88324307

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6开 16印张 210千字

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: 25.80元

ISBN 978-7-5005-8754-5/F·76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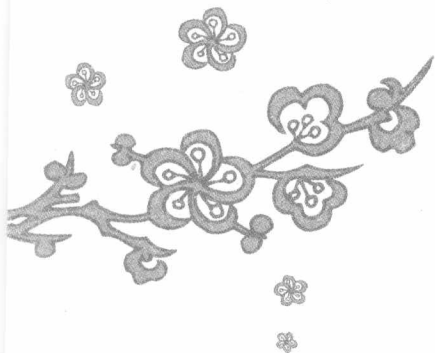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本社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8190744



一笔不小的债务压得一个女人喘不过气来，这笔债又不能对丈夫说清楚，只好瞒着丈夫。可是，欠的债要还，无奈之下，只好辞职从商去做女老板。外人不理解这个有一份好工作的女人何苦去自讨苦吃。如今的生意也不好做，生意人都在叫苦。这个聪明的女人虽然没有经商的经历和经验，可她懂得用人。恰恰就有一个怀才不遇的男人，他经过与这个女人的接触后，心甘情愿做了她的御用策划师。这个策划师的不凡之处就在于他懂得商战如兵战的原理，他会借势，他善于四两拨千斤，有把烂稻草卖出好价钱的能力。

女老板和策划师的关系在外人眼中显得扑朔迷离：外人和公司内部员工看到的是，老板不做主，做主的却不是老板。就在策划师功成名就、女老板梦想成真的时候，后面随之而来的事，却出乎他们的意料。人算不如天算。面对半年多时间就积累起的上百万财富，女老板丈夫骨子里潜伏的争权夺利意识冒了出来。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。女老板和策划师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成果，被轻取豪夺。可是，老板并不是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心中想象的那个样子，老板不是好做的。做老板需要才能，需要不



凡的智商。这个做丈夫的面对就要在自己手中倒下的企业，只好在走投无路后向妻子和足智多谋的策划师求救。

故事的情节和韵味只有从头读来才能有知根知底的尽兴。

这部小说充满智慧和实战色彩，可以当成策划和商战运作的参考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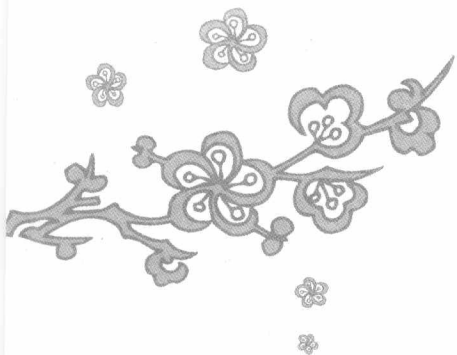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小说将营销理论生活化，其中，涉及了组织如何管理，员工如何培训，客户网络如何建设和维护，招财进宝如何以小博大，以及做好老板必须知道的一些商战军规。

这是一部可娱乐阅读，可模仿操作又有别于其他财经小说的作品。



目录

- 第一章 负债的女人 ---1
- 第二章 怀才不遇的男人 ---7
- 第三章 断掉后路 ---12
- 第四章 两个烟火女人 ---20
- 第五章 向人借钱的滋味 ---28
- 第六章 原来如此 ---36
- 第七章 改弦易辙 ---41
- 第八章 较量 ---50
- 第九章 好心情 ---56
- 第十章 老板心虚 ---62
- 第十一章 重视细节 ---70
- 第十二章 做主的不是老板 ---78
- 第十三章 日子里的杂色 ---85
- 第十四章 四两拨千斤 ---92
- 第十五章 虚功实做 ---100
- 第十六章 制造新闻 ---109



- 第十七章 生意人的背影 ---116
- 第十八章 用笑话掩盖心思 ---124
- 第十九章 潜规则 ---130
- 第二十章 不凡的眼光 ---139
- 第二十一章 各唱各的戏 ---146
- 第二十二章 好一处破院旧楼 ---156
- 第二十三章 猛然醒悟 ---165
- 第二十四章 独特是培训 ---174
- 第二十五章 价格游戏 ---179
- 第二十六章 伏笔 ---185
- 第二十七章 邪门功夫 ---191
- 第二十八章 女怕跟错郎 ---197
- 第二十九章 冬天里火热 ---203
- 第三十章 夫妻配 ---209
- 第三十一章 形势大好 ---215
- 第三十二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---220
- 第三十三章 陷阱 ---226
- 第三十四章 老板的军规 ---232
- 第三十五章 改朝换代 ---240
- 第三十六章 零点时分 ---246



第一章 负债的女人

夜幕下的生活，大同小异。

在一些窗户还亮着灯时，这一户的卧室中没有灯光。

男主人今晚十分殷勤并带着些乞讨的表情，如哈巴狗般屁颠屁颠地跟在女主人的后面，终于得到了女主人钱小蓉的默许。

于是，二十八岁的钱小蓉就有了透不过气的感觉。她的男人一厢情愿地把男人本性中的欲望在这时候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钱小蓉很被动，始终将脸偏向一边。每当这时，她的身体麻木如橡皮人交由男人摆布。男人终于暴风过大雨停似的滚到一边，不一会儿就发出爽意匀称的鼾声。

钱小蓉很累，却没有睡意，一种无形的压力继续压迫着钱小蓉。她想，到哪儿去弄钱还债呢？丈夫同她一样，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，虽说手中有点说话权，但她不能怂恿丈夫用手中的权力捞钱。用权力捞来的钱，大凡都有药水煮过的感觉，一旦反胃，会同苦胆一同吐出。对此，钱小蓉明白，心中自有尺度。再说，她借的那些债一直瞒着丈夫。

室外响起报平安的锣声。

这种锣声使钱小蓉联想到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一个镜头。那种锣声是响在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，且在农村。如今，这锣声居然响在繁华的城市。

她觉得不可思议,不可思议的还有自己,竟然借下那么多钱,仅仅是为了一个已经远去的生命,其实那个生命与她并无特别大的关系。现在不管怎么说,借了钱背了债,得想法子还钱。想到这么多的债务压在往后的日子里,看不到尽头,她越想越害怕。

毫无睡意,而且有了身临悬崖那种心慌的感觉,钱小蓉起身下床。她到客厅里冲泡了一杯速溶咖啡,端着,坐在沙发上。她家的客厅不大,不大的空间里摆着电视机、VCD机、音响,还有微波炉和电冰箱。一台柜式空调放在那个拐角里,正对着卧室的门。

这是一个殷实之家。夫妻二人又都是公务员,外人不会想到女主人会为钱的事发愁。世人都认为,公务员不缺房子不缺钱。事实上,他们缺钱,也缺好房子。现有的这套房子原先属于丈夫父亲所在的机关,是有些年头的旧房。房屋产权改革时,才将产权归于宋大有名下。宋大有是钱小蓉的丈夫,为买下这套房子,宋大有说他当时用尽了手中所有存款,还是不够,又伸手向他父母要了些钱。这套结婚时使钱小蓉基本上满意的房子,眼下显得过时、微不足道。这才几年时间啊,小小的两室,小小的一厅,与这座城市里新近崛起的中央花园、世纪都城里的欧式住宅相比,使女主人感到自卑。

钱小蓉是个要强的女人,要强的人不会将自卑常留在身边。今晚,她毫无睡意,就这么坐着,想着已经在她心里烂熟了的事。

时光向深处走去。钱小蓉一门心思在想,怎么尽快地把债还了。端着的杯子晃了一下,里面的咖啡荡出来一些,洒在她的手腕上。她去拿毛巾,洗脸间有面镜子,她看到自己略显憔悴的脸。

钱小蓉的脸形很大众化,是那种在人群中不易引人注意的脸形:普通,貌不惊人。可她的身材相当不错,她的背影很耐看,有一些男人与她擦肩而过后,会情不自禁回头看她的背影。她是一个不用精心保养也能保持好身材的女人,这也许是由于她早年生长在山里的缘故。那个小村庄被绿色环抱,青翠的大山、清澈的小溪,大自然为生存在那里的女人调好了底子。

已经入夏,她下床后没穿睡衣,仅仅穿一条比基尼式的三角裤。白皙的皮肤,到位的曲线,勾出她完美的身躯。在客厅里坐了老大一会儿工夫,钱小蓉想前想后,想得头大,脑子里才有了一个思路。她搁下水杯,找着手机,拿了件衣服披着,走到阳台上。她走路的步态,类似时装模特在T型台上走步。她要给好友王芹打个电话,拨出一串号码后,等待了一会儿,对方才接听。



她说：“听你这声音，你睡啦。”

对方的声音：“你搞没搞错呀。大小姐，你最好看看时间。”

钱小蓉就着手机上的亮光，看到显示的时间是23：55。她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起来嘛。委屈你一回了，行不？我有事和你商量。”

对方似乎同意了，但仍在牢骚：“搞死个人，你总是把事情颠倒着做。在哪儿见面？”

钱小蓉建议：“到‘好心情’茶座吧。”

对方说：“干脆，你过来，到我家。我老公出差了。”

钱小蓉同意了。她穿着整齐后，出门坐上出租车，去见王芹。

半夜了。

初夏季节。

街上还有不少行人。年轻人三三两两的，有的还大声喧哗着。手挽着手的情侣不时可见，有的情侣好好地走着，开心时就突然停下脚步，当街接吻。

钱小蓉摇头，她对自己看见的街头景象持批评态度。她是一个保守的人，她不喜欢恋爱时的这种张扬。她也听年长的女同事说，以前的风气不是眼下这样。那时，年轻的情侣偶尔手拉手，见着熟人时会赶紧把手松开，挺难为情的。同样是这样的季节，那时候的晚上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多少行人。那时候，街道狭窄，街市买卖也不兴旺，需求大于供给。供给不足，也就谈不上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，有本事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能耐。虽然她只有二十八年的人生经历，却有着不惑之年的心态。

到王芹家时，王芹已经用微波炉备好了一份夜宵在等着她。

王芹开门时就问：“什么事让你这么猴急？”

钱小蓉笑着说：“还债呀。我还欠着你的钱呢。”

王芹说：“我又没有催你还。再说，我又不急于用钱。”

钱小蓉说：“等你们开口，我去哪儿弄这么多钱。我目前这份工资，老公知道数目，能挤出来的也没多少。想来想去，只有辞职。辞了职，才能一门心思赚钱。只有这样才能还上你们的钱。”

王芹看着钱小蓉的脸，看了一会儿，看出对方是认真的。她说：“你疯啦。你现在每月有一千多元，可是早涝保收。辞了职，就没有现在这么好玩喽。吃了早餐后，就不知道晚饭还有没有着落。你也知道，现在的生意很难做。有人这么比喻，现在做生意是到深水塘里捉泥鳅。你能捉到吗？”

钱小蓉拿定主意,于是说:“这我想过。现在过来,是让你帮着想主意,看看我怎么去挣钱。你在工商联上班,能接触一些大能人。”

王芹调侃道:“你要大款?这个想法不错,可以试试。我来想想,我认识的大老板中,哪一个和我们的钱大小姐般配。”

钱小蓉这会儿在笑呵呵地看着王芹连说带比划的表演,之后,她郑重地说:“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。要傍早就傍上了,还会等到现在?我想从你们那里找条路,比如,信息、点子之类。”

王芹的身体离开沙发,手上拿着一把梳子,踱着步,认真地想着钱小蓉的要求。

钱小蓉将身子斜着靠在沙发中,腰倚着一边的沙发扶手,眼睛看着王芹的走动,手里拿着饼干在吃。

钱小蓉与王芹的友谊,有些年头了。每当钱小蓉有心思排解不开,或者拿不定主意时,她总是要找王芹。她觉得王芹这张并不靓丽的脸蛋后面是一个聪明的脑袋。在她心目中,王芹的能耐早已超过自己的丈夫宋大有,以至宋大有一度曾怀疑她与王芹是同性恋。

这时,王芹回到沙发边坐下。

钱小蓉将身子坐正,郑重其事的样子,等着王芹给出思路。

王芹说:“我想,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赚钱。”

钱小蓉问:“谁?这人我认不认得?”

王芹说:“这人叫欧阳鹏。你不认识,我也是最近才认识他。他可是个人才,只是他为人低调,是那种不喜欢张扬的男人。”

钱小蓉感兴趣地问:“他有什么本事?”

王芹说:“这么告诉你吧。一堆烂稻草到他手里,也能卖出好价钱。对他能力的这个评价,来自于我的同学。我的这个同学的哥哥,是欧阳鹏的好朋友。我想,这个评价与事实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出入。”

钱小蓉用眼神表示质疑,不相信这种可能性。她虽然步入社会才四五年,但已有的社会阅历在提示她,人们在表述一件事或一个人时,往往言过其实,自己有时候就是这么做的。但这时候的钱小蓉又希望那个人真的有这种能耐。

钱小蓉问:“你说的这个人,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吗?”

王芹点头,说:“我相信他有。”



钱小蓉又问：“他现在做什么工作呀？”

“他在一家民营企业做企划。”王芹这么告诉她。

钱小蓉嘲笑，摇头：“这就怪了。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为什么不自己做呢？”

王芹说：“我问过他。他说他只适合做参谋，很难成为将军。”

钱小蓉一笑，说：“看看，又一个牛皮筒子。和宋大有一样，吹吹牛而已。”

“你还没有与人家接触过，就这么盲目下结论，不好吧。”王芹这么说。

钱小蓉话语偏激：“我总觉得，城里的男人爱吹牛的太多，城里的男人为人不实在，不像我们山里的男人。”

王芹说：“你离开大山有些年了，别还跟老土似的，动不动就说‘我们山里人’。”

钱小蓉表情怀旧，说：“我真怀念山里的日子。”

王芹说：“又来了不是，又要说那个老师，是不？”

钱小蓉的眉头动了一下，说：“人都走了，还说什么。”

王芹说：“好了，不说别人了。你们两口子该结束冷战了吧？”

钱小蓉冷冷地说：“夫妻过日子，就是那么回事，哪有什么冷战。刚才还在一张床上睡觉，还做了那事呢。”

王芹用眼角扫了钱小蓉，嘴角撇了一下，笑笑的。

这两个女人很要好，在一起无话不谈。王芹对钱小蓉的事，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

钱小蓉在毕业那年经人介绍与宋大有结了婚，她曾自怨自艾过这桩没有爱情的婚姻。钱小蓉也曾自省，是不是自己一开始就对这个男人抵触。不然，吃着一锅饭的夫妻却说两样的话。丈夫说一个东西是白的，她肯定会说那个东西是黑的。

为什么会成这种局面，钱小蓉也难以说明白。但她心安，钱小蓉不认为自己是有意与丈夫过不去。她观察所接触过的家庭，没几家与她家不同。组建家庭只不过是过日子罢了，过日子好像就应该有一个家庭。

凡人过日子，有一个关键词，这个关键词只有一个字，就是“钱”。有钱喜洋洋过日子，没钱就懒悻悻混日子。不想混日子就得想方设法挣大钱。

钱小蓉想挣大钱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她要钱还债，她要钱改善居住条件，她要钱去完成一个大的心愿，这个大的心愿是她情感中的一个结。

钱小蓉转念一想,王芹看一个人很少看走了眼的。于是,她对王芹说:
“哎,打个电话,把你说的那个人约出来一块聊聊。”

王芹“扑哧”一笑,说:“我的大小姐,随心所欲,哪一天才能改一改你的
性子。半夜三更约一个大男人,他老婆做什么去了?”



第一章

负债的女人



第二章 怀才不遇的男人

室内的光线不是那么亮。

这是傍晚——可以开灯又可以不开灯的时间。

欧阳鹏刚进家门，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人约他出去。

妻子马玉瑶正在旁边低头做事，她看见丈夫接着对方的话茬，一边嗯嗯啊啊地说着，一边看她。

等丈夫通完话，妻子说：“一听那大嗓门儿，就知道是张军，你们说的话我听见了。去吧，你就得跟他这样的人多接触，好长点见识，学点真本事。”

欧阳鹏从衣帽架上取下西装换上身。他打开门，一只脚已经迈到门外，却被妻子一把拉回来。

妻子马玉瑶关上家门，检查丈夫身上的每一个衣兜。

欧阳鹏已经习惯了这种搜身，他听任妻子检查。

对于欧阳鹏下班后的外出，马玉瑶没有下过禁令，但在两种情况下要检查衣兜。一种情况是，约他的是女人，她要检查丈夫的衣兜，不允许有一分钱；另一种情况是，约他的是她认为值得交往的男人，她就会往欧阳鹏的衣兜里放点零花钱。

今天，马玉瑶掏出欧阳鹏的钱夹，见里面只有一张百元钞和一张伍拾元

钞,就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拾元放进去。欧阳鹏表情近似麻木,看着妻子安排。外人见此情景,一定会认为欧阳鹏能有这样一个妻子真是三生有幸,欧阳鹏心中却有一种苦涩感。那两张大额钞票只能供人瞅一眼,不能细看,那是两张假钞。当初妻子把这两张假钞放进丈夫的钱夹时,曾将话挑明了说给丈夫听,其目的很清楚:既让丈夫打开钱夹时不失男人的面子,又能使丈夫有着囊中羞涩的约束。说白了,钱夹里放着两张逼真的假钞,能看不能用。

妻子把钱夹放进丈夫衣兜时,嘀嘀咕咕地说:“大男人出门去,没钱不行,钱多了也不行。现在的社会风气,说不清楚。今天不给你很多钱,是张军请你。记住了,打的时候你要抢着付钱,别丢了面子。跟张军要多聊聊,你看人家,要名有名,要钱有钱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”

欧阳鹏终于走出了家门。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,找到了轻松的感觉。张军每每约他,他是有约必到。他们俩是哥们,情同兄弟。他俩不论谁,每逢喜不自禁时或苦不堪言时,都会相约一起说说话。这在世事多变、人心难测的今日,已是难能可贵。有时呢,张军懒得在家中动炉灶,就到排档之类的地方吃饭。有时想喝酒,一个人喝不来劲,就叫上欧阳鹏,找个地方一块儿喝。

今天张军约欧阳鹏出来,就是想喝酒。

他们在一家火锅城碰头。

天气已经热起来,但火锅城的生意继续红火着。

餐饮业被一些人看成是饮食文化。一些大的酒店注册为企业时,往往要冠上文化的字样,叫做某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。认真想来,这样的冠名还真是便于面向消费市场,便于服务定位。餐饮,凡是有嘴的都能接触到。餐饮文化就不是这样了,能接触到的需要来头。正规宴请宾客,有着很大的讲究。

凡是酒席,关于怎么排座次,东道主费尽心机。这里是有文化的,尊者朝南坐,这是餐饮文化里最基本的常识。这些讲究对谁?反正不是对平民百姓。座位安排不当,请客的目的达不到不说,还有可能留下芥蒂。在单位里,公认的是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不好当。当办公室主任,光有文字功底不行,不仅要谙熟人情世故,还要能喝酒懂得餐饮文化。

有一个作家曾经写过一篇小说,名字叫做《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》,说的就是办公室主任不好当的事。欧阳鹏记得很清楚,他的一个朋友,属于那种忘年交的朋友,当时就是办公室主任。那个朋友把这篇小说反复研究,目的就是要做一个能够左右逢源的办公室主任。办公室主任甚至可以成为餐饮



文化的一个符号,因为办公室主任不但能喝酒,而且知道怎么样可以通过喝酒,把单位与单位之间明显的关系、领导与领导之间微妙的关系摆平理顺。

餐饮文化,每一个环节上都有背景,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写一部书。仅仅一个“酒”字,就能从杜康说到后人的“一三五(酒)扭转乾坤”,由此可见餐饮文化的厉害。但是,能够经常接触餐饮文化的人,在芸芸众生中也只是一小部分。张军是这很少一部分人中的一个。

酒店消费要有钱。

张军开始点菜。

欧阳鹏接过了张军递来的香烟,悠闲地抽着,环顾着左右。

张军和欧阳鹏在一起,在这样的地方,每一回都是张军台前台后忙活,欧阳鹏从不与之客气。别说出这种小钱,就是正经酒席,张军掏钱买单,眉头也不皱一下。张军有不菲的工资收入,他还有其他合法的进账,那就是几间位于黄金地段门面房的租金。何况,有时他做东的宴席费用还可以找个理由在部门里报销。而这一切实惠,张军解说为,自己小有努力,欧阳鹏功不可没。

张军是那种工作上得过且过,业余时间钟情麻将和酒杯的一类人。说理想吧,他坦白说自己没有。他说只要有钱用有酒喝,他这一生就十分知足。他这种举止做派,却与领导的关系很融洽。只要看到他这张胖嘟嘟白净的脸,就知道他的日子过得很滋润,活得很舒适。

欧阳鹏的气色明显不如张军,脸上永远有着倦意,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。他如今有点相信命运一说,他对张军说过,都说人生要奋斗,只有奋斗才能成功。可是,他也在奋斗,成功在哪?自从参加工作,他就立志奋斗,也曾经奋斗到副经理的位置上。可是一个小单位能有什么发展前途,然后就找了个大的单位调过去。还没有奋斗出眉目,所在企业破产了。一个国企职员身份换成了一万几千元人民币,又被妻子一分不留地拿走。他想按自己的意愿做点事,却没财力。如今,为一家私营企业打工,心里没一点踏实的感觉。

菜上来,酒斟满杯。

两人举杯,动筷。

欧阳鹏调笑,问:“怎么,单位没有饭局?”

张军说:“哪能天天有饭局。”

欧阳鹏说:“别让你夫人一个人在家,下次吃饭把她带出来。”

张军说：“她现在比谁都快活。麻将是一天打到晚，估计现在还没下课呢。”

欧阳鹏已经自斟自饮两杯白酒下肚。这时，他说：“政治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理论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这个理论好啊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一个国家的事如此，一个家庭的事也是如此。在一个家里，谁的收入高谁就有主权，谁的话就是圣旨。我为私企老板打工，月薪高时过千元，不好时只有八百元。老婆单位好，说是企业吧，不是，说是事业单位吧，也不是。两不像的单位，收入就是高，月收入毛算两千元，年终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。你说我何日才能在家中抬起头来，我现在有点相信命运一说。就我老婆那水平，她为社会所贡献的与我为社会所贡献的，真的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实呢，就这么不开眼。”

张军说：“你啊，高智商打不赢自卑心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人有自信才能扬眉吐气。”

欧阳鹏说：“你小子说得轻巧。老婆已经把我赶出正房，如今睡在跃层上。我问你，我怎么扬眉吐气？”

张军以为欧阳鹏说的是玩笑话，不以为然，笑着说：“不至于吧。”

欧阳鹏“嘿”了一声，端杯又饮了一盅。

张军收起笑容，问：“老哥，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欧阳鹏说：“你以为我在编话。”

张军这才知道欧阳鹏说的是实话。张军熟悉马玉瑶，马玉瑶的娘家曾与张军的父母家是街坊邻居。马玉瑶小时候就很厉害，像她妈。长大了更像，可谓是女儿接过了母亲的衣钵。不但是性格脾气像，就那身架子也像，瘦型，胸脯如搓衣板。

没成家前的欧阳鹏，意气风发，风流倜傥。他的相貌虽然不怎么出众，可他能吹拉弹唱，写写画画，多才多艺。当时，喜欢他并给他抛媚眼的女孩排队。他却鬼迷心窍似的和马玉瑶好上，而且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为此，他也被一个喜欢写作的朋友调侃成：三千宠爱在一身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

自从结了婚，欧阳鹏的精神气一年不如一年。他的母亲对媳妇的评价：“克夫星。你看她那颧骨高得，我的儿子在她身边没有好日子过。”

张军这时听到欧阳鹏说的事，摇头。他没有想到现在的马玉瑶是这样对待欧阳鹏。一个做妻子的，竟然敢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去住。他说：“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这么做太过分了。”

